

报告文学集

# 她 从 水 底 觅 到 了 骊 珠

申有顺 李运国 等 著

文艺出版社

81559

325

5042

# 她从水底觅到了骊珠

申有顺 李运国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期

## 她从水底觅到了骊珠

申有顺 李运国 等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长阳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5 印张 1 插页 74000 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53-1/I·49

统一书号：10107·560

定价：0.67元

印数：1—2500

## 内 容 提 要

奋斗、进取，显示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标志着党中央的决策英明。

这是来自古都——赵国的报告；这是唱给祖国母亲的赞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涌现了多少位可歌可颂的英雄豪杰？荡漾着多少支气壮山河的豪迈歌声？谁能数得清？然而，我们却有幸捧掬到几杯沁人肺腑的甘泉，采撷到几束鲜艳夺目的花朵，敬献给伟大的祖国，敬献给亲爱的读者。

请相信，它绝不是一首首古老无味的悲歌，而是一杯杯喷香醉人的醇酒。请你到这本书中去领略，去品尝吧！

## 目 录

|                    |         |      |
|--------------------|---------|------|
| 燃烧·····            | 申有顺 陆润清 | (1)  |
| $A + B = AB$ ····· | 岳 寒 玉 荣 | (19) |
| 这里正是春天·····        | 靳 磊 郭长城 | (32) |
| 她在水底觅到了骊珠·····     | 贺颖峰     | (44) |
| 柔柔的春风·····         | 张发明     | (54) |
| 飞区采风录·····         | 书 新     | (65) |
| 星光啊，星光·····        | 田海清     | (80) |
| 勘探队员之歌·····        | 李运国     | (92) |

# 燃 烧

申 有 顺 陆 润 清

他是一块燃烧着的“煤”。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

——题记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煤炭部四川省培训基地中心礼堂。

来自全国各地煤矿的三百多名矿长和工程技术人员，正聚集在造型优美、素雅别致的枝型灯下。他们的眼睛凝成一个焦点，象聚光灯一样射向主席台。主席台正中，一位年过半百的同志正在演讲，他那煤矿工人所特有的浑厚宏亮的声音，吸引着每一个听众。他时而讲改革的宏愿和理想；时而讲改革的曲折和浪涛；时而讲改革中的实践和作法；时而讲改革中的思想和动向……他的演讲引起了三百多位与会者心灵的共鸣。

他是谁？他就是煤炭部特邀前来介绍改革经验的邯郸市沙果园煤矿矿长杨树清。

**他带着心灵上的创伤，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扑面而来的春风，又回到高耸的井架旁**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几场春雨过后，万物返青，遍地皆绿。从严冬里走出来的人们，在饱经磨难之后，又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这时，在通往沙果园煤矿的山路上，从吉普车里下来一个人。他中等个子，方脸浓眉，肩宽体阔，两目有神。他顾不上欣赏这山区独有的春景，不时踮脚向远处眺望。他那焦急的心情和急迫的样子，使人感到他忠厚憨实，资质鲁钝。他爬上一道山坎，又翻过一道山梁。看到了！看到了！他终于看到在群山之中高耸的井架，透过井架天轮上的霞光，仿佛又看到了幽幽的井口和百米以下的煤层。顿时，记忆冲开闸门，沿着那生命的轨道，回到了两年前曾生活过的矿山。

那一年，他在邯郸矿务局阳邑煤矿。

经过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战斗洗礼”，受过那“喷气式”、“点天灯”式的“洗心革面”，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觉得厌倦了。他终于被“解放”出来，当了一个抓生产的副主任。

当时的阳邑煤矿，“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越抓，下坑挖煤的人越少；越促，坑下留着的空罐越多。一个日产四百多吨的矿井，一天出不了一百吨煤。外运任务完不成，矿工食堂也不得不靠烧坑木来维持七百多煤矿工人的一日三餐。

挖煤的没煤烧，真比打他几耳光还要痛。刚上任的杨树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怎么办？怎么办？

他徘徊！他深思！他焦虑！他急躁！

正在这时，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重返政坛，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企业要整顿”，“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下杨树清眼亮了，胆大了，气壮了。他排除干扰，下到井下，对掘进队实行了月进一百米的小包工，对生产工人实行了不下坑、不考勤，不挖煤、不记工的新规定。当月掘进进尺首创一百二十四米的好成绩。原煤产量又升到四百吨以上。

“不下坑、不考勤，不挖煤、不记工”、“掘进队实行小包工”……这一下，杨树清可捅了马蜂窝。全矿立即炸开了。干的、看的、高兴的、捣蛋的，一下子全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杨树清身上。

正当阳邑煤矿的生产形势刚有好转，祖国的天空又笼罩了一层乌云。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声浪压倒了罐车的轰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贴满了矿山。干的成了“革命”的对象、捣蛋的成了“革命”的力量。正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团长”的帽子全戴到了杨树清的头上，“小包工”，“不下坑，不记工”又成了他“管、卡、压”的新罪状。

当时，一个窃居市委副书记要职的帮派头头，听说阳邑煤矿搞起了小包工，凭着他的本能和敏感，把这个矿做为自己的点，亲临现场，坐阵指挥，在全矿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于是乎，已经升高了的气温还要加温，批判不够变成了打倒。打倒还不解恨，又“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这样，杨树清被迫离开朝夕相处的矿井，押送到邯郸

市内隔离审查……

如今，他又回到熟悉的矿山，望着那巍巍群山之中矗立的井架，他兴奋，他激动，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那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却与世长辞了。自从他被隔离审查后，她连怕带吓，血压随着批判浪潮的加剧直线上升。现在，她终于支持不住了，他刚刚回来，她却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倒在了丈夫工作过的矿井旁。

爱是什么？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吸吮着煤的乳汁长大，就要为煤的生产出力

沙果园煤矿是怎样的一个煤矿呢？

它是在三年的“人海战术”中诞生的。

要征服自然，就需要了解自然，掌握自然，用科学的方法对付自然。不然，自然就会毫不客气地回敬你。以前的矿山领导，由于不懂安全管理，使那些年轻的战士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在自己躯体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由于不懂生产技术，投产两年才产原煤四万吨。面对着这场付多获少的亏本仗，子弟兵们不得不撤退。从此，天轮不转了，机器不响了，坑口长满了蒿草，成了兔子巢穴，一百一十间宿舍也成了麻雀的天堂。

面对这个烂摊子，为了找到症结所在，杨树清把已经没有了妻子的家简单地安置了一下，就带着几个人下坑调查研究去了。阴风嗖嗖，吹得他浑身打颤；积水滩滩，冰得他骨

冷身寒。他穿过一道道长满白蘑菇的巷道，走遍了井下一个个滴着淋头水的掌子面。

通过调查发现了“三量”（开拓煤量、准备煤量、回采煤量）的严重不足；“四大系统”（运输、供电、通风、排水）也均不配套。于是他找到党组书记刘景亮，共同召开了党组会，提出了“一手抓配套，一手攻隐患，全矿齐努力，两年恢复生产”的号召。

沙果园煤矿又一次沸腾了。

在那恢复生产的日子，他没吃过一顿囫圇饭，没睡过一天安生觉。他既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员，统筹全矿工作；又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斗员，跑遍了矿山的角角落落。

正当沙果园煤矿刚刚恢复元气的时候，一连几天的暴风雨无情地袭来。天漏了。雷声滚滚，闪电将天空撕得支离破碎，倾盆大雨喷泻不停，整个大地裹胁在风雨之中；地漏了，疯狂的山洪如脱缰野马横冲直闯，飞泻而下，顺着地沟和岩石的裂隙渗进巷道，流入大巷。转眼间，大巷的水涨到齐腰深。沙果园煤矿面临着灭顶之灾。

“井下出水了！机关全体干部迅速到食堂拿面袋，装土，赶快下井！”杨树清连跑带喊，他顾不上换工作服，第一个下了井，到井底一看，水位离中央泵房只有五公分高，水还在急剧上涨。他知道一旦泵房被淹，就会井毁人亡，在这关系到价值三百万元的矿井存亡和坑下六百多名工人安全的关键时刻，作为一矿之长的杨树清，既要有临危不乱，迎难而上的胆略；又要制定出科学周密，稳操胜券的决策。指挥员的挥手之间，决定着全矿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时，只听他大吼一声：“同志们，不要乱跑，天塌了有地接着！人在矿井在，

咱们要和矿井共存亡！”他一面组织年老、体弱的上坑堵漏，一面组织身强力壮的人员排洪保泵。

这时，只见他肩背面袋，“扑通”一声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向前走去。他的行动给大家以鼓舞，给大家以力量。“走！跟杨矿长下水去！”党员下去了！干部下去了！工人们纷纷下去了！人们手拉着手、肩靠着肩，与洪水展开了搏斗……

但浊流还在不断升高。杨树清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咕唧”、“咕唧”的喝了几口水，同志们赶快把他扶起。他双腿挂破了，膝盖跌破了，煤水浸入伤口，刺得他钻心的疼。但他全然不顾，奋力前行……

“泵房保住了！”“矿井保住了！”

人们一片欢腾。

望着那一张张疲惫的笑脸，听着那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蓦然使杨树清的心中闪过一道耀眼的火花，多好的干部！多好的工人！这就是党和人民以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雄厚的伟力在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一座巍巍的丰碑。有了这座丰碑，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根本！

在这座丰碑下，沙果园煤矿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年设计能力提高到十五万吨。

不错，矿井保住了。可家呢？杨树清拖着劳累的身子一进门，便闻到了一股焦饭味。只见年方十一岁的四儿子，眼里噙着泪水站在锅台旁，铝锅底朝上扣在锅台上。原来孩子看到这几个月来，爸爸熬得眼里充满血丝，脸也瘦了，下学回来，想给爸

爸做顿热乎饭，结果把锅底烧穿了。

“要是她还在，能这样吗？”

欢笑，恢复生产的欢笑；凄凉，失去妻子的家庭的凄凉，就这样集中在杨树清身上。

**他是人不是神。成功往往是失误母腹中孕育的  
胎儿。这是辩证法**

一九七九年正式生产后，半年下来，两个十分刺眼的数字摆在面前：产量，六万吨；亏损，二十一万元。

这对于一个懦夫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杨树清，一个把整个身心献给煤炭事业的人说来，简直是莫大的耻辱。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数字，两只眼睛仿佛在冒火，要把这恼人的数字烧掉。

一千多人辛辛苦苦干了半年，还得赔钱，有愧啊有愧！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羞惭啊羞惭！

有些干部闹着要调走。一个个小伙子的对象不辞而别。他的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有一种难以辨别的滋味。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他想起了十三岁下煤窑受到的凌辱和欺压……

他想起了姐姐被人拐卖的悲惨……

他想起了党把他做为第一批从煤矿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干部，送到秦皇岛煤校学习的情景……

他想起了在省煤矿工会工作时立下的宏愿……

他想起了来沙果园煤矿前，市里领导对他的殷切期望……

他想起了一千多工人焦虑的双眼……

这个刚强的汉子，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一个由干部、技术员、老工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矿会议室召开了。

“同志们，我的心情沉重呀！”杨树清顿了顿，又郑重地说，“上半年我们欠了国家的债，这几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是我们地质条件不好吗？不是。只要我们一动锨就是钱。是我们的煤质不好吗？不是。我们煤质是峰峰矿区第一流的，来买我们煤的碰破了头。但为什么亏损呢？是我们没有把企业管好啊！我惭愧呀！同志们，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辜负了领导对我的期望，我没有把工作做好……”说着，说着，他的嗓子哽咽了，“今天把大家请上来，就是叫大家来给我提意见，把咱矿上的家丑亮一亮，把我们过去在生产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统统摆出来。”

会场上一阵沉默之后，一位老工人代表首先发了言。接着，大家才你一言我一语都开了腔：

“劳动无定额，那黑那住。掘进区十八个人铺设一个道岔，十二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任务，却整整用了七天。”

“消耗无计划，谁想领啥就领啥。有一个工人想编小篮，竟从仓库新领了一百个雷管，留下炮线，将雷管扔到茅房里。

“回收无指标。金属支架部分丢失率为千分之五至七，可实际丢失竟高达千分之十五左右。有一个工作面一次埋了一百余根，价值上万元。”

“分配无核算。上班划道，月底拿票，出勤不出力者比比皆是。开拓区一个班下坑后，班长值班，工人集体睡觉。”

.....

亮丑、揭疮、挤脓、排脏，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如针、如刺、似锥、似枪，杨树清脸面阵阵发烧。

对这些问题难道没有察觉到？察觉到了！他曾经为控制人员提前升坑，让记工员在井口记工；为加强坑下指挥力量，曾将调度室迁到坑下；曾经实行干部跟班制度，曾经……方法多种多样，就是效果不好。

他的老搭档——矿党委书记刘景亮同志诙谐地对他说：“你听说过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吗？他们所以没水吃，就是都想喝水，却没人去担，喝的是大缸水。我们矿上赔钱，就是都想拿钱，却没人想干，吃的是大锅饭。”

“对，我的老伙计，你和我想到一块了。为什么咱们不能把干和钱绑到一块算一算，干得多的、干得好的就多拿钱，干得少的、干得不好的就少拿钱呢？”

于是，一个在全矿推行经济核算的设想定了下来。

现在一提经济核算，实行权责利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改革，已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在我们这个生产力比较落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里能够搞活企业的灵丹妙药。可是，你可知道，杨树清在沙果园煤矿实行经济核算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那时，改革的浪潮在我们农村才刚刚兴起，面对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鲜事物，叫好者少之，观望者多之，反对者有之。而在我们城市里则是死水一潭，大家仍然心安理得地端着铁饭碗，津津有味地吃着大锅饭。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年轻共和国，在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之后，社会上产生的一种惰性心理，把一些人的灵魂扭曲变形，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甘居下游心安理得。而当一些冲破禁锢，勇于进取的思想刚一露头，就议论

纷纷，甚至群起而攻之。中国的一些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杨树清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

“杨树清真是吃了豹子胆，又要蛮干了。”

“煤矿从来没人搞核算，杨树清就会出风头。”

一股股冷风从阴暗的角落里刮起，一个区领导竟要公开抵制落实定额指标。但杨树清同志并未因此止步。他用了当时颇为流传的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依据，要亲眼看一看谁是谁非，决心用事实猛击一下一些好心同志的僵化了的大脑壳。

经过三个月的试行，“五定一奖惩”为中心内容的“班清日结”的经济核算果然引出了奇迹。当班效果当班算，当天利益当天见。矿上掌握了生产的主动权，产量从原来的十一万吨，上升到十七万吨以上。当年上交利润十万元。回采区用材料节约奖金买了全矿第一部电视机。那个不实行核算的区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完成生产指标，当月受罚六千五百元。

工人笑了！干部笑了！杨树清获得了成功！

《工人日报》、《河北日报》、《煤炭经济研究》、《地方煤矿》等六家报刊先后报道了他们的经验。全国八十多个煤炭企业接踵而到这里“取经”来了。一九八三年，煤炭部还在这里举办了三期有全国二十二省、市、自治区地方煤矿派人参加的“经济活动分析学习班”。历史记下了沙果园煤矿这闪光的一页！杨树清成了“新闻人物”！

矢志改革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改革之年，经人介绍，杨树清又与王淑芳结合。从此，孩子们又有了一个慈祥的妈妈。

开拓使他善于思索。信念使他思想升华。扬起理想之帆，他在改革的“海洋”里破浪前进。

如果说杨树清在一九七九年改革的时候，有“左”的阴影罩在头上的话，那么，八四年改革的东风已在神州大地上劲吹了。

一个个立志改革的企业家们施展着他们的全部才华，为振兴中华大显着身手。这时候的杨树清，也犹如鱼儿得水，蛟龙入江。他真要大干一番了。

一个初春的深夜，冷风扑面，寒气逼人。人们早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在二里山家属院通往井口三里多长的大道上，杨树清行色匆匆，他要去查岗。

矿山不是部队。他查什么岗？

原来，他听说调度室有些干部值夜班不上岗，凑在一起喝酒或打扑克，他要去看个究竟。于是，他来到调度楼，走进了调度室。果然只有电话员守在总机旁边。

“值班员呢？”

“他……在楼上。”

正说话间，只见满面通红的调度员走了进来。他怎么也没想到深更半夜矿长会来这里。他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好。还用问吗？酒气扑鼻！

“值班喝酒，井下出了事你咋处理？”杨树清严肃的问。

“……”

看着他那醉熏熏的样子，杨树清满肚子气。这样的干部，这样的精神状态，能适应时代要求吗？这时他又想起了干部队伍中的一些现象：

——一个科的正、副科长面合心离，互相拆台，看着工作受损失也不去问一下。

——一个生产区支部书记和区长争相告状，让人的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仍在一些无谓的小事上争是辨非。

——一些“万金油”式的干部，几易工作岗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推推动动，拨拨转转。

——一些富有进取精神的年轻人，虽然是块“料”，但因为是工人却上不了“将”台……

看来，干部队伍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破除干部“终身制”做起，撤掉“铁交椅”。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杨树清的脑海中形成。当他把这一想法提交党委会讨论时，书记刘景亮坚决支持，矿党委一致赞同。很快一个“庸人让贤，能人就位，正职组阁，干部招聘，任期一年，年终考评”的干部管理新制度诞生了，并很快地付诸于实践。

有位区长向杨树清提出想用一名合同工当副区长。杨树清斩钉截铁地说：“行！只要是个‘打虎将’，就要把他请上‘景阳岗’！”于是，五名从农村来的合同工当上了区长、副区长。

有个科长问杨树清：没有被组阁的干部怎么办？杨树清说：“可以当办事员，可以当工人，各尽其长，各得其所。”于是，九名同志从干部岗位上走了下去。

有个正职在组阁时嫌副职“嫩”了点，拿不定主意。杨树清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压担子练不出真本领，谁从‘娘肚子’里出来也不是‘全把式’。”于是，二十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方今之急，在于用人，常规不破，人才难得。在干部制度改革中，杨树清首先从“司令部”做起，提请党委研究并报